

讀閒書

仇鹿鳴 著



讀間書

仇鹿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闲书 / 仇鹿鸣著.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9 (2018.12重印)

(近思录)

ISBN 978-7-308-18487-8

I. ①读… II. ①仇…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唐代
IV. ①K20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79091号

读闲书

仇鹿鸣 著

特约编辑 王晚舟
责任编辑 王荣鑫
责任校对 宋旭华
封面设计 城色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28千
印 数 1501-3500
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487-8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cs.tmall.com>

目 录

复数的上官婉儿 1

唐高宗的四个保母 9

上官婉儿墓志悬测 16

题有剩义的上官婉儿墓志 24

安史之乱的另一面 31

一位“贰臣”的生命史 37

聂隐娘时代的魏博 46

未完成的转型：从金石学到石刻研究刍议 56

读者还是观众：石刻景观与中国中古政治 64

言词内外：碑的社会史研究试笔 73

《东晋门阀政治》重读随记	81
作为学术事件的《怀柔远人》	89
书生金应熙	99
冷战中的南非与古巴	109
读经已死，经典教育万岁	117
今月曾经照古人：河洛考察散记	124
“走进”与“走出” 博士论文	143
仇鹿鸣谈中古士族社会	155
后记	170

复数的上官婉儿

宫闱秘辛永远是公众乐意八卦的题目，君不见，未来的乔治七世不过在母亲凯特王妃肚里多呆了十天，就引得无数记者冒着英国历史上少见的高温在医院门口苦守多日。反观我国，让人稍感惋惜的是尽管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书写传统，但能够进入史传的女性不外乎皇后公主与列女这两类人物，更糟糕的是即使这少数的传记也大都充斥着格式化的套语，让读者索然无味。尽管唐史中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等几位已给无数导演编剧、小说作者提供了创作灵感，但总体而言，有限的历史资源远远满足不了公众日益增长的八卦娱乐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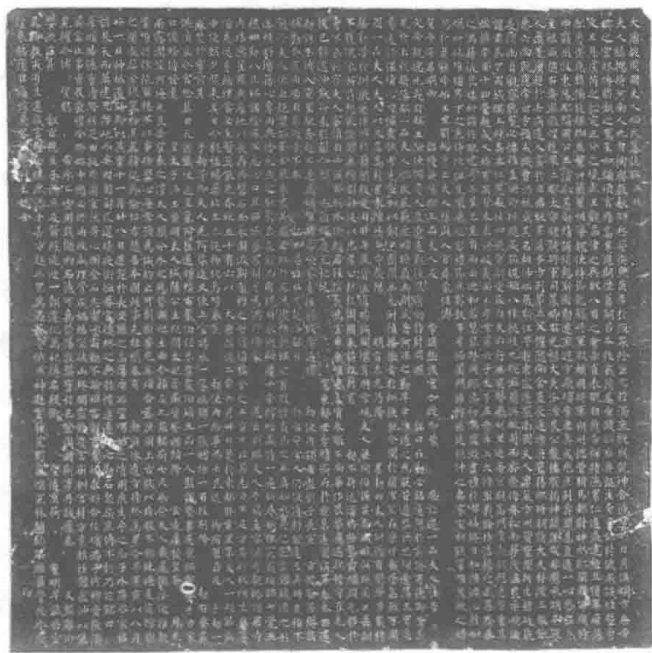
而最近十年来大量刊布的唐代墓志则在不经意间为我们提供了几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宫廷女性的故事，其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足以演绎成一部精彩的电视剧。本文的第一位主人公姬总持曾是太宗末至高宗初唐代宫廷中的重要角色，但她的生平全赖墓志的发现才为我们所知（拓片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姬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姓氏，作为传说中黄帝之姓及周的国姓，大约是最古老的汉姓之一，大量姓氏皆云从姬姓分出，以至到了中古时代

姬姓便已很少见，两《唐书》中没有一个姬姓人物，仅在《元和姓纂》中对其世系有简要的记载，但所提到的这支姬氏大约并不是汉人，从姬总持家族河南洛阳的郡望来推测，很可能是代人迁洛后所改。这一家族的墓志自清嘉庆以来便陆续有所发现，加上最近在西安出土的姬总持本人的墓志，已有六方之多，使我们可以依赖这些墓志来重建其家族在北朝到唐初的发展历程。总体而言，姬氏大约可以算是北魏以降二流的政治家族，累代仕宦，先世多任边郡的守将与刺史。家族中最为出名的人物是姬总持的祖父姬威，本人的墓志也已经发现。他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姊妹嫁给了西魏的宗室元智，姬威曾在《隋书》中被提及，他起初是太子杨勇的亲信，后被杨广收买，协助其伺察、告发杨勇的过失，成为杨广夺嫡计划中的一枚棋子，不过姬威卷入宫廷政治的程度较之于孙女姬总持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作为一位出身官宦家族的女子，姬总持早年的生活可谓平淡无奇，循着关陇贵戚间惯常的通婚网络，十四岁时便嫁给唐义安王李孝常的第六子李义余，婚后不久便育有一子李家福，人生顺利地几乎都已经能看见终点，事实上其一生的波澜在贞观元年（627）才刚刚揭开序幕。首先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她公公李孝常一家的背景，李孝常的祖父李景本是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隶下的军士，因与家僮黑女私通，生子圆通。李圆通出身低贱，最初不过是杨坚家中照管厨房的仆隶。但因他骁勇有力，在周隋禅代之际，随护杨坚左右，颇立勋劳，借此发迹，成为隋文帝时代炙手可热的关陇新贵之一。但李圆通与隋炀帝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亲密，圆通本人因得罪宇文述，被控受贿，免官后发疾而卒。其子李孝常至隋末仅仕至华阴县令这样的小官，但他在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西入关中的征途上，据永丰仓降唐，摇身一变成为李唐的开

国元勋。永丰仓是河、渭间转运漕粮的屯聚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足为霸业之资。李渊自己便曾言：“千里远来，急于此耳。此既入手，余复何论。”当然李孝常和李渊的关系不仅于此，他的妹夫窦轨是李渊妻窦皇后的从弟，两家本是姻亲，因此李孝常本人虽无大才能，却深受李渊的信任，名列宗籍，受封为王。李渊临朝，常赐其同榻而坐，是武德年间烜赫一时的人物。因而，对于姬总持而言，与李家的联姻最初大约算是一桩很不错的婚事。

不过到了贞观元年，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事情便开始起了变化。先是年初，外任为利州都督的李孝常奉召入京，闲居无事，不久之后其子李义宗坐劫道被诛，到了当年十二月，李孝常因伙同刘德裕等人谋反被诛，家族的命运急转直下。通过玄武门之变



姬总持墓志

杀兄逼父而登上帝位的李世民，后因成就贞观之治的伟业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皇帝，但贞观之初的政治局面是极其复杂而险恶的，并无天下归心、万民拥戴的盛世之象。仅在一年之间，地方上便先后发生了庐江王李瑗、罗艺、长乐王李乐良、王君廓等四次大规模的叛乱，这些叛乱大都与同其父李渊、其兄李建成关系密切的一些旧臣有关。而李孝常联络刘德裕、长孙安业等禁军将领，勾结城门郎韦元整，欲重演玄武门之变的密谋，则是其中最为凶险的一次。牵连其事者，包括追随高祖太原起兵的重要将领刘弘基、长孙顺德，甚至还有长孙皇后之兄长孙安业，这些人大都出自关陇集团中的显要家族，可见之前长期而酷烈的储位之争，大大分裂了李唐的统治核心。

姬总持作为谋逆要犯的家属，被籍没入宫，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不过运气还算不错，恰逢太宗第九子李治在第二年六月出生，姬总持有幸承担了保育小皇子的责任。在南北朝隋唐的宫廷中，因罪没入宫掖的官宦人家的妇女借助保育皇子机会，在宫廷中站稳脚跟，后又随着皇子登基称帝而重振家声的例子并不鲜见，姬总持便是我们最新知道的一个。由于长孙皇后在贞观十年（636）便早早去世，当时李治不过九岁，而太宗晚年的储位之争尽管没有酿成玄武门之变这样血腥的杀戮，但亦足够惨烈，对于天性柔弱的李治而言，姬总持大约是这段艰难岁月中最可亲近仰赖的人物。姬总持甚至在贞观后期缺少皇后的宫廷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太宗远征辽东，命李治在定州监国，算是对太子治国能力的一次考试，墓志中暗示姬总持此时在定州宫廷中承担了关键的责任，并曾率领太宗的嫔妃，前往辽东前线觐见，“往者文帝亲总元戎，自临王险，使领贵人，度辽远覲”。姬氏辽东之行另一可表之事是转达了太子李治给其舅长孙无忌的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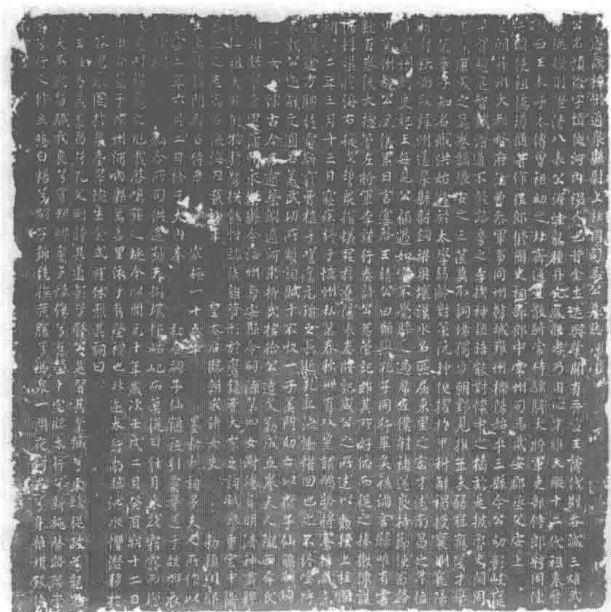
《文苑英华》卷六二七载许敬宗《为司徒赵国公谢皇太子寄诗笺》云：“无忌惶恐白：内使荥阳夫人至，蒙寄叹别五韵，并垂示拟古一首”，此处的荥阳夫人无疑便是姬氏，长孙无忌贞观十六年（642）加司徒，此事当在其后，笺中有“乃以监守余暇，俯贶清篇”、“想悬旌之未卷，察翘心于征旆”等语，可以确定是贞观十九年（645）太子于定州监国时所作，反映出李治与其最重要的政治支持者长孙无忌之间密切的私人互动。宋人钱易在《南部新书》中提到郑綰的后人收藏有太宗征辽东与宫人手敕，“言军国事一取皇太子处置，其翰真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浓墨涂杀，圆如棋子，不可寻认”，这位宫人或许就是姬总持。

众所周知，后来武则天的出现，完全改变高宗时代后宫的权力结构。看上去姬总持似乎和武则天相处得还算不错，墓志有意将晚年的姬总持塑造成一个虔信佛教，毫无世俗权力欲望的人，总持这个具有鲜明佛教色彩名字可能也是她晚年才用的，但她曾两次提出改变周国夫人的封号，以免和武士护、贺兰敏之周国公的封赠同名，显示出其“审慎自中，谨密形外”的心机，避免引起权力欲极强的武则天的猜忌。姬总持在麟德二年（665）去世，死后备极哀荣，太子李弘、沛王李贤、武则天母荣国夫人、城阳公主、纪国太妃等当时后宫中最显要的人物皆亲往祭赠，高宗对这位幼年的保傅表达了特殊的感情，除了优给赐物、丧葬官给、监护丧事、供给手力等官样文章外，特别敕使内给事冯士良，将姬总持先前送还的御制诗及手敕一卷，焚于灵前，表达了私人的悼念。

当然，在唐代前期，因罪被籍没入宫，而改变人生命运的女性，远非姬总持一人，除了大家所熟悉的上官婉儿之外，《唐语林》中提到高宗的乳母卢氏，本是杜才幹之妻，杜才幹传世文献

中仅记其一事，云其本李密旧部，设计诛杀李密叛将邴元真后，携其首至黎阳祭李密之墓，后以濮州降唐，可谓是血性之人。但至于为何后又被牵入谋逆之事，则不得而知。卢氏请求死后能与杜才幹合葬，但因杜才幹曾犯谋逆大罪而为高宗所拒。有意思的是，姬总持以崇信佛教为由，遗言不与其夫合葬，但仍选择安葬在李孝常家族的墓地，墓志云“西望舅姑之坟，用展生平之志”，此时距离贞观元年的那场政变已过去了三十八年。

至于本文的第二位主人公李氏，不但在传世文献中了无踪迹，直至现在我们仍不知其名字，只能凭据其夫司马慎微墓志（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0期）中附存的一小段文字，略窥其生平。司马慎微本人宦途不达，尽管墓志中提到其先后被纪王李慎、褚遂良等达官显贵赏识，但一生沉沦下僚，仅仕至梓州通泉县尉，卒于调露二年（680），享岁四十八，生平并无任何特别之处。李氏的出身也很平常，其父李嗣源仕至洛州寿安县令，亦不见于史传，若李氏与司马慎微年岁相去不远的話，其时亦当四十有余，她的爱子早夭，仅有一女适河东柳氏，按照唐代女性的一般生命轨迹，不外乎诵经念佛，了度余生罢了。但李氏在守寡九年之后，至载初元年（689）却被卷入了武周革命的漩涡中去，“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敕颍川郡王载德诣门辟召侍奉。宸极一十五年，墨敕制词，多夫人所作”，李氏长安二年（702）六月卒于宫中，仅过了三年便发生了拥戴中宗复位的神龙政变，这位无名的李氏则是武则天一朝诏敕主要的起草者之一。我们现在已很难知道李氏的才名如何为朝廷闻知，亦不知武则天“临朝求诸女史”的范围和规模如何，引介李氏入宫的颍川郡王武载德，虽是武则天从弟，但在史籍中留下的记录也很少。但若将李氏与著名的上官婉儿之生平相比对，则能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司马慎微墓志

《旧唐书·上官昭容传》云其“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则上官婉儿进入政治核心圈已在武周后期，当时距李氏去世不过三、四年间，上官仪麟德元年（664）被诛，上官婉儿没入宫时尚在襁褓，至圣历间约三十五岁，方得与闻机密，其实并不算早，可见武则天对其本怀戒意，谈不上有特别的恩遇。否则载初元年，上官婉儿已二十五岁，凭其早慧的文学才能，足以担当草拟诏敕之责，根本不需再从宫外招入李氏。事实上，直至中宗登基，上官婉儿方得“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因而上官婉儿在宫廷中权力的扩张与鼎盛，是在中宗时期，而非武则天时，而在上官婉儿之前宫廷中扮演类似角色的很可能便是这位李氏。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召还庐陵王李显，并逐步默许李唐在其身后复辟的事实，留给上官婉儿在政治上所能腾挪的空间亦极为有限，我们

在过去可能夸大了她在武则天时代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李唐前期，一系列女性人物在政治上活跃，与女主政治的性别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赵雨乐曾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说（见氏著《唐前期宫官与宦官的权力消长》，收入《从宫廷到战场》），其认为唐前期由于多是女主当政，宫官、命妇利用性别上的便利，成为了沟通宫廷内外的重要渠道，也获得了显赫的权势，而唐后期宦官权势的崛起，与玄宗上台之后刻意防制后宫有关，唐前后期政治的一大变化，在于皇帝身边的政治侧近群体由宫官变为了宦官。因而，墓志中提到武则天称帝之初，立即“求诸女史”，其实和皇帝性别从男性变为女性的现实需要有关，但由于史籍的缺载，我们已不能了解这种因皇帝性别转变而引起的制度更动的范围有多大。过去我们更多地将上官婉儿的崛起归因为其文学上的天纵之才，但现在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是皇权性别转换的现实为才女政治提供了“制度通道”，武则天时代的宫廷中可能曾有多位如上官婉儿一样的才女担负过类似草拟王命、参与机密的角色（按唐制中书舍人置六员，后期翰林学士亦常置六员，事实上起草诏敕是极为繁巨的工作，不可能仅有一人承担），只是这些女性后来没有如上官婉儿一样背负“乱政”的恶名，因此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唐高宗的四个保母

唐高宗李治无论在史籍中还是在后世各种戏说正说的影视作品中都被演绎成一位庸弱的君主，这一特质在武后残酷凌厉手段的映衬下显得尤为明显。《旧唐书·高宗纪》一上来就讲他为人“宽仁孝友”，这对于需要主威独运的君主而言恐怕并不能算是赞词。唐太宗早年曾考问他《孝经》中何言为要，李治答道：“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本是标准答案式的应对，太宗的回应倒颇有些深意：“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父亲对于李治的定位是善于“事父兄”的臣子，高宗的一生倘若有幸做一位安静的宗室亲王，远离各种政治喧嚣，大约更符合他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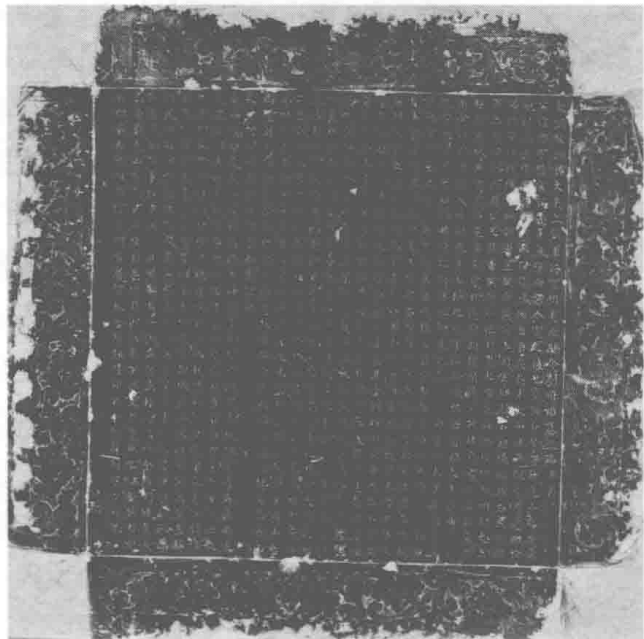
但最终两位兄长李承乾与李泰围绕着储位两败俱伤的争夺，使得李治多少有些半推半就地扮演起了本不属于他的皇帝角色，《新唐书·高宗纪》史臣曰曾激烈地批评太宗立李治的选择，言其“昧于知子”。在李治成长的宫廷背景中，有一个背景对于他柔弱性格的养成或许颇有影响，之前的学者多少都有些忽略。李治的母亲长孙皇后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后，但在贞观十年

(636) 便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六岁，当时李治不过九岁，而他的两位兄长李承乾、李泰都已渐次成年，围绕着储位的争夺已在暗自酝酿中。较之于两位已成年的兄长，李治大约是真正感受到丧母之痛的一位，“哀慕感动左右”。另一方面，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一直未另立皇后，在这之后的十几年中后宫中并没有女主人，虽然史书上记有如徐贤妃这样颇受太宗赏识的嫔妃，但太宗与徐惠的投契，恐怕更多是基于文学上的共同趣味，徐妃并不能取代长孙皇后宫廷领袖的角色。母亲的早逝，年岁相差较大而且正忙于互相争夺的兄长，如果说少年李治生活在一个稍显黯淡压抑的宫廷氛围中，恐怕并不为过。

那么谁能填补少年李治生活中缺失的母亲角色，难免让人有了一些悬想的余地，数年前曾读到高宗保傅姬总持的墓志，透过志文格套化的语言，也能体会到高宗与她非同一般的私人情感，这点比读一下太宗乳母彭城国夫人刘氏墓志便不难觉察（《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观 039），便撰文略作考释（拙著《新见〈姬总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刊《唐研究》第 17 卷，亦可参读本书所收《复数的上官婉儿》一文）。文章草就后，陈尚君师便告诉我在《唐语林》中载有高宗乳母卢氏，封燕国夫人。卢氏本是杜才幹之妻，因罪没入宫掖，可惜没有存留更详细的记录。在此之后，便对相关文献一直有所留意，新近注意到两位可以补充前文的人物。

一位来自新近刊布的刘默墓志（拓本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刘默本人生平并无多少值得一提处，但志文中云其祖母齐国夫人，“即唐高宗大帝为藩后储君时之阿保也”，因此得以荫及其孙，“显庆元年，敕齐国夫人孙慎言（按刘默字慎言）可宣德郎。总章元年，敕齐国夫人孙慎言宜令事豫王”。

而刘默祖父便是与姬总持公公李孝常一起策划谋反的刘德裕，这位姓氏不详的齐国夫人与姬总持一样皆是受家庭之累被籍没入宫，最后又因保育高宗的功劳而重享富贵，并荫及子孙。此外，刘默墓志云父刘藏先后历官将作少匠、司农、太仆、光禄卿、复州及抚州刺史等职，未受其父谋逆被诛的影响，也多少印证了我前文中的一个假说。贞观元年（627）李孝常、刘德裕的谋叛，由于参与者多出身关陇的核心家族，甚至长孙皇后的异母兄长孙安业也卷入其中，因此太宗亦无力穷究其事，仅诛杀了李孝常、刘德裕等首谋十二人，未广泛株连，对于这些家族在唐初的政治地位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姬总持及齐国夫人能在宫中复起，与这一背景多少也有些关系。



刘默墓志

如果说姬总持、卢氏、齐国夫人三人皆是因罪没入宫后，因缘际会成为高宗保傅，开启了一段过山车式的人生，那么第四位薛氏的背景及在高宗成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则有相当的不同（关于薛氏的生平另可参读陈丽萍《贤妃嬖宠：唐代后妃史事考》中的考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保留了一段蕴义丰富的史料，显庆元年（656）“二月，有尼宝乘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好、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闱。父既学业见称，女亦不亏家训。妙通经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时，从其受学，嗣位之后，以师傅旧恩，封河东郡夫人，礼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从其志，为禁中别造鹤林寺而处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数十人，并四事公给，将进具戒。至二月十日，敕迎法师并将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鹤林寺。为河东郡夫人薛尼受戒”。薛婕好是隋代著名文士薛道衡的女儿，传说薛道衡本人因“空梁落燕泥”的名句被隋炀帝嫉妒，从而招来杀身之祸，传闻虽不尽可信，但河东薛氏薛道衡一支无疑在隋唐之际享有盛名，薛道衡、薛收、薛元超祖孙三代皆以文学见长，名重于世，因而所谓薛婕好“妙通经史，兼善文才”云云恐非虚语。

薛婕好身份中更为特殊的一点她本是高宗祖父唐高祖李渊的嫔妃，故由她辅导高宗习学的安排只有在高祖去世之后才可能实施。唐高祖于贞观九年（635）五月去世，当时长孙皇后染病已重，《旧唐书》本传云其“八年，从幸九成宫，染疾危惛”，在此背景下安排由薛婕好来为少年李治讲授经史，可谓意味深长。李治成年后雅好文艺，喜唱和，这在姬总持墓志、薛元超墓志中皆存有相关文字，不知是否与少年时薛婕好的熏染有关。另一方面，根据唐初的惯例，皇帝去世后，未生育子女的嫔妃将会离开宫廷，被安置在一所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尼寺中，这座尼寺则会被改为别